

重磅



文化的本质是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在数字化多媒体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一曲嘹亮的精准扶贫颂歌，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为缩影，以良好的审美姿态讲述脱贫攻坚的“硬核”故事，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倡导，“文章合而为之，歌诗合而为之”。法国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代表作《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大地颂歌》把十八洞村精准扶贫这样一幕写在中华大地上的生动时代史诗搬上舞台，精彩描绘了一幅动人的时代精神图谱，交出了一份湖南脱贫攻坚的艺术答卷。它是一部重大现实题材的力作，也是一曲崇高的礼赞！

电影《大地颂歌》改编自同名歌舞剧，分为《风起十八洞》《奋斗》《夜空中最亮的星》《一步千年》《幸福山歌》《大地赤子》6个单元，从小切口切入大主题，“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典型地体现了经

脱帽，向崇高致敬

——观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有感

■曾海啸

典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该剧站位高、立意深、格局大，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有机结合，巧妙地体现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辩证统一。它充分利用高科技时代的多媒体优势，综合歌舞剧、报告剧、朗诵剧、展示剧、电视综艺节目、大型文艺演出、实景演出等多样化的艺术样式，有声有色地展示了一种跨界融合的舞台艺术。

以情动人永远是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全剧最为感人的是《大地赤子》这一幕。它从两位扶贫烈士家属的角度切入，张凯丽饰演炎陵县原县委书记黄诗燕的妻子彭建兰，万茜饰演扶贫楷模王新法的女儿王婷。一曲《来不及说爱你》，歌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音乐婉转深情、如泣如诉。“我仿佛/能听到你的声音/我确信/能闻到你的气息/没来得及说我爱你/你就消失在梦里……”万茜和张凯丽的演唱如泣如诉、扣人心弦。斯人长已矣，丹心照汗青！两位演员从台词到人物表演、情感处理、表演分寸拿捏精准，表演富有张力，酣畅淋漓，令人印象深刻。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有我一把米，就有乡亲们一碗饭！”“消除贫困，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敢为人先，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该剧成功地塑造了以龙书记为代表的扶贫干部群体的崇高形象。它既是献给扶贫英雄的颂歌，也是一曲党领导中国人民共创美好生活走向伟大复兴的恢弘赞歌。

真实是《大地颂歌》最大的魅力。《大

地颂歌》的故事、人物都是有真实原型的，该剧因真实而鲜活，因真情而动人，因真理而隽永。

贫困已脱帽，精神永流传。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伟大脱贫攻坚精神：“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脱贫攻坚精神蕴含着人民至上的崇高情怀，凝聚着尊重科学的鲜明品格，洋溢着勇于担当的时代气质，彰显着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激荡着团结协作的磅礴伟力。这种精神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崇高的美学价值，充满了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崇高又称壮美、阳刚之美。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他说，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

崇高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雄伟壮阔的力量之美；第二，社会价值实现的昂扬之美；第三，刚毅坚强的品格之美；第四，恢宏豪迈的尊严之美。新时代诞生的脱贫攻坚精神就是“四合一”的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作为时代伟业的诗性表达，《大地颂歌》有温度、有激情、有担当、有大爱，彰显了崇高美，弘扬了中国精神，凝聚了中国力量，充满正能量。它，叫好又叫座，余音绕梁，值得喝彩，值得一片掌声。



江山咫尺细收拾

——浅论罗建泉扇面艺术

■余庭良

罗建泉先生，字少泉，江苏宜兴人，别署：晚红轩，金陵少泉。其山水画深受李可染、傅抱石、张文俊等大师影响，并受教于钱松岩、亚明、魏紫熙等大家，为当代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

今有幸得见少泉先生手绘折扇国画数帧。平尺之间，情满于山，意溢于海，令人赏心悦目。先生一手持扇，挥开扇面；一手持笔，纸墨互动。于崎岖扇骨之间上下求索，纵横开阖，一派天机。让我顿然开怀，欣然叙而记之。

潇洒隽逸写真神。扇者，竟相挥就，聚散开合，可观可用。仔细研究，发现金陵少泉画风有其独特艺术魅力。2018年罗建泉先生在北京有个扇面展叫作《包罗万象》，他所作之扇内容广涉，题材多以古诗典故，又有意味深长，气息通畅，渊源脉络，骨法造型，神韵十足。

少泉先生扇面设色典雅而瑰丽，独具建树，趣舍万殊，余味新颖，涵义巧妙，气格高古，意境深。其线条飘逸而挺秀，用墨浑润苍劲。写水变化万千，花鸟呼之欲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可谓妙笔禅心，真是一名有思想的画家。

承古铸今绘真迹。看似随意开笔，却蕴涵情境。小扇大气象乃传神之作也。少泉先生不仅常年累月坚持写生体察，而且喜与书画界名家合作扇面。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书一画、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吸取了充足的传统书画营养，且扇面之作留下了美术界的书画合作佳话。

江山咫尺细收拾。扇子本身具有各种工艺、技术水平，扇面上的书画集工艺、美术、观赏、艺术、收藏为一体，远超实用，而在千般情致，万种风雅之间也。再配以香妃竹，留青竹刻、梅鹿竹、红本等，尤其是出于著名书画家手笔的扇面更珍贵。

中国画的扇面历来视为“小品”，然在少泉先生所绘扇面画却往往令人感到天地宽广，包容大千世界。不仅是一把扇子，而是画家宽和胸襟，表现出“书”“画”“人”三维度分享的感受。少泉先生在与余生交流时感言：扇子像我们的朋友，画扇子是我们的快乐。

少泉先生扇画艺术，系金陵画派大师传神之作。察之山山水水，花鸟鱼虫，人文问道，融“水”“墨”“彩”为一体，其亦不拘泥于古，特别注重情感的蕴涵和意境的营造。扇面在明快之中见厚重；清丽之中见境界；远近之中见疏朗；笔情之中见高雅；开合之中见虚实，咫尺之间尽显书画艺术的无穷魅力。如少泉先生近期扇子画作《唐宋诗意图》《人物仕女》《九歌图》《东坡词意图》等几十幅人物、山水、花鸟作品，酣畅淋漓，道法自然。可谓是集作者的人品、学问、才情、思想于一身，彰显文人水墨写意画的笔情墨趣。

意象之美引入胜。少泉先生的画风素雅天成，充满了宁静祥和的自然气息，清淡至美。凝神观之，能随物象不同而匠心独具，巧妙布白，笔下生力，墨里增辉。如《心静无尘》《宁静致远》《奇石花下立仙凤竹间来》等真是意象之美引人入胜。

话说，折扇绘画就艺术含金量而言，创作难度不言而喻。随意挥毫，率意逸飞；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其视觉上的半辐射向上和外拓的延伸感张力，把握不好，易于流神。而少泉先生笔随意转，化有限为无限，放逸又精准，高雅又瑰丽，平实又清淡，悠然又清韵。可见功深力厚，怪不得许多书画爱好者和藏家们，如获至宝，倍加珍惜。

通透的一生，光明洞彻

读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龙建雄

人，我们这一代人，都尊称她为先生的女性，她当之无愧。

杨绛先生一生诚实和认真，她文字间表现出的敏锐和闪耀，无不让人感动不已。先生说她自己从小受父母师长影响，由淘气转为好学，其秘诀就是多读书、读好书。先生学着父亲的样，从不训示自己的孩子钱瑗，后来钱瑗也成了博学多才的女子。先生谈到自己丈夫的时候，你会觉得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和爱意。先生成名比丈夫早，甚至有一段时间钱钟书先生在文化圈里只是“杨绛的丈夫”。但说到丈夫，先生很平静地说，“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超可爱的反问，超自豪的表达，这比现代人的“撒狗粮”示爱方式不知要强多少倍。

关于灵魂，关于命理，关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关于你是谁你会成为谁……这些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有点玄幻、有些禅学的问题，其实它们本身就融汇在关于生命、关于生活的哲学世界里。先生的一问一答，是对人生、对生命、对人间情感的思考、总结和表达，她



的文字唯美和真实，细细读来令人眼前一亮、心智一明、心旷神怡。正如她翻译过的那首诗中所言，“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读哲学会略感枯燥，安静内心才可能体悟到先生文字间的生命力。或许，你寻觅一生想找的心灵铠甲恰好就在这书里。先生说，“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先生在文末谦逊地说，“结束语远不是问答的结束，而是等待着聪明的读者……为我指出错误。”

我们每个人，学先生那样心怀正念和正能，行为朴素和诚实，安然本色、平凡、真实的生活，做一个本真的人，走好自己选择的路，活得豁达通透，那就不枉此生。

“段”章取“议”

因此，修辞的第一任务还是通向美学创造。如果美学景象一盘散沙，我想无论多诚实也于事无补。

——李修文说

2.任何一种写作，哪怕它是写自己的真人真事，它也是虚构的，它首先要把自己的第一人称虚构出来。当我开始写散文时，文章中的第一人称“我”，其实已经脱离了自己，整个状态已经是不一样的。写作是一种状态，它不同于

生活状态。作家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学人物。那种情绪已经是文学化的。尽管里面有一些故事是现实的，是真实的。但是它被这种情绪推动的时候，整个故事是虚构的，是飘起来的，像神仙一样。神仙看起来是地上的人，但是把他放到云上，他就成为了虚构的人，变成神仙了。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

——刘亮程说

1.诚实之于散文，几乎是命脉——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写出什么样的句子。但我还是更看重所谓的文气，如三国曹丕所言：“孔融体气高妙”，他又说：“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几乎都指向了一个创作者的个人特质。还有后世的汤显祖说：“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夫寻常得以合之。”说到底，写作是在进行美学创造。